

新長天

孔子與曾參

(藝文)

第
六
號

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出版

孔子與曾參

(一) 瓜田中的曾皙與曾參

少年曾參倒在瓜田的地上，簡直像死人一樣，成了人事不省的樣子。曾參的父親曾皙一見趕緊把鋤頭和大拐杖扔在道傍，走近曾參的身邊，俯着身子，把曾參的臉，望了一望，又伸手去摸了摸他的胸膛，不覺大哭起來。

黜計曾起聽見哭聲，也趕近前來，一見他倆的樣子，

大吃一驚。

曾起：『怎麼了？』

曾皙：『我失手做了一宗頂大的錯事。』

曾起：『不了了，少主人像是死了？少主人……』

死死死……了。』

曾皙：『我把我的愛子，弄成這樣了，我心裏很是難受，原是在犁地的時候，錯把瓜根弄斷了，我心裏一氣，順手一棒打去，原想嚇嚇他，不料便把他打死了，真是我的大錯。』孔先生要問起來，又把甚麼話來答對

呢？雖然是一時失手，可是叫先生門弟裏，居然有打死兒子的人，平日受着先生的教訓，又是爲的甚麼呢？我真是罪人真是千古的罪人。』說罷，又號號的哭起來了。

曾起：『真是沒有的事情，可憐的少主人，是已經不能說話了。少主人……少……少主人。』

曾皙：『怎麼好？怎麼好？先快去告訴太太，再快去請大夫來……再快……』

曾皙說罷，一面歎氣，一面回到屋裏，曾起還是坐在曾參傍邊，不住地喚着少主人……少主人。

隔了一會，瓜地上，除曾起外，更來了男女四人和曾替的太太。

曾太太：『參！參！可憐的參！我在這裏，參！我喊你，你聽不見嗎？參！』

曾太太一面喊，一面哭，越哭越厲害起來。那四個男女，也忙做一團，有的提着桶井水來的，有的替曾參來看脈的，有的把水像霧一樣，噴在曾參臉上的。一會曾參的手腳，漸漸有點動彈，接着便發出很微細的哼哼的聲音。

曾太太：『好了，參像是醒轉來了。』

曾參：『爸爸呢？』

曾起：『各位，少主人醒轉來了。』

甲男：『嚇！活了！』

乙女：『真個活了。』

丁男：『活了好。』

丙男：『孝心的人，天是要打救他的啊！』

曾參：『媽媽！叫你們擔心，真是我的不對，爸爸現

在在那裏？因為我不留心做錯了事，叫我父親生氣，用

力來教訓我，他的手，一定打痛了罷！你領着我前去給他謝罪。」

曾起：『你說什麼？你曉得全家犬人都爲你擔心，急到顏色都變了嗎？』

曾參：『叫全家爲我擔心，急到變了顏色，那叫我更難受了。』

乙女：『你怎麼這樣好的心眼？』

曾太太：『你有那裏痛嗎？』

曾參：『那裏都不痛，媽媽！』

甲男：『一點不埋怨父親，這樣孝心的人，真叫人感動要落下淚來了。』

丙男：『我也是一樣，早就忍不住眼淚了。』

曾起：『這真可以做孝子的榜樣。』

曾參立起身來，用手摩了摩自己的腰，便慢踏慢踏回到了自己屋裏。一會，便聽見屋子裏透出悠揚的琴音。

丙男：『真是有心的人，你聽，他想早些安他爸爸的心，又故意在那裏彈琴呢！』

乙女甲男同時說：『真難得！』

丙男：『真是，我們想學，也是學不到的！』

這時曾皙靠近牕口，露出和悅的笑容，聽着琴音。

(二) 孔子的教訓

孔子在他的書房裏，挨近桌子坐着，弟子子貢與子張侍坐在傍，都對孔子稱讚着曾參的孝行。

子貢：『這真是近來少有的事，很值得叫人佩服。』

子張：『他父親把他打得要死，他醒轉來以後，即刻就去彈琴，安他父親的心，這樣的用心，真是我們萬趕不上的。』

|子貢：『曾參這樣孝心，我想先生一定要稱賞他。』

|孔子：『你們很有不少的人，稱讚曾參的行爲。可是據我看來，曾參還是愚魯，像挺住挨打將至於死的行爲，是值不得稱賞的啊！』

|子張：『先生是說曾參愚魯，所以那種行爲，是值不得稱讚嗎？』

|孔子：『是啊！曾參來了，先不要叫他進來，叫他自已反省一回再來。』

一會便有一個聽差走近前來，恭恭敬敬立在|孔子前邊，

說道：『曾參來了。』

孔子把子張望了一眼，子張會意，便走出去告訴曾參。一會子張又回來。

子張：『曾參照先生吩咐的自省了一回，據他說，自省沒有甚麼錯處，很想親自來見先生。』

孔子：『那麼，你先告訴他罷！』

子張：『怎樣告訴他呢？』

孔子：『你們知道嗎？古時瞽叟有個兒子名叫舜，舜的母親早死了，瞽叟另娶了一房後妻，後妻又生下一個

兒子名叫象。瞽叟夫婦到晚年，脾氣一天壞似一天，都愛象而不愛舜，並且象從中挑唆，總想想個方法，把舜害死。可是舜很會侍奉父母，瞽叟平常使喚他的時候，他總是在傍伺候，但遇到要殺他的當兒，他却早已隱避無蹤；並且小杖來了，便等他打，大杖來了，就逃在一邊；所以瞽叟不至犯不父的罪名，舜也不失堂堂的孝道。後來他父親也叫他感動，改變心腸，不去殺他。像參這樣挺着受他父親的大杖，幸而沒有死，倘若萬一死了，豈不是叫他父親背不好的聲名，這還能說做孝道

嗎？曾參他要曉得他是社會的一份子，自己毀傷社會的一份子，尤其是莫大的罪惡。所以他那種行爲，是不足稱賞的。」

子張：『曉得先生的意思了。』

子張行了一禮，便出去告訴曾參，一會又回到孔子面前。

子張：『我照先生的話，告訴了曾參。曾參聽了，大爲感悟，也覺得自己是錯了。』

孔子：『是啫！曾參不但能曲體親心，並且很能了解

孝字的意義，將來對我的道……尤其是孝道，必能夠實行，有益於後世。』

(三) 曾參病危

後來又過四十多年，孔子早死了。一天曾參病在床上，曾起和他的叔叔，在隔壁一間屋裏，悄悄地談着話。

叔：『我雖沒見過先生的面，我私心很崇拜他。聽說他病了，我特意趕來瞧他。現在病怎樣了？』

曾起：『提起來叫人傷心，瞧先生的樣，大概是不行

了。』

叔：『先生的弟子子思們，想都在病牀傍邊照拂着先生的病罷！我來的時候，在大門上遇着的那一位，又是那位先生呢？』

曾起：『那位是孟敬子大夫。』

叔：『孟大夫嗎？』

曾起：『先生也好像知道他自己要死了。他對孟敬子說：『烏到將死的時候，叫得格外悲哀，人到將死的時候，說的都是好話。』並舉出做君子最應當遵守的三條規

則，便是：容貌要和霽，方能免去粗野；顏色要正派，方能得人信用；說話要文雅，方能免人的鄙笑。孟敬子聽了，神色上像很是感動，方纔回家去了。』

叔：『先生所說的話，真是金石良言。我曉得先生天性純孝。凡是純孝的人，所說的話，沒有不真切的。』

曾起：『說到孝字，先生真可以作千古的模範。曾記得幼年時候，先生叫他父親打得暈死過去了，醒轉來還勉強彈琴，安慰他父親的心。孔夫子把先生叫去，就孝字一道，更切切實實地訓說了一番。自從那次以後，先

生越發腳踏寔地的作工夫。嘗說身體髮膚，受自父母，不敢毀傷。做到這點，方能够當得起一個孝字。剛纔……

剛纔……』

叔：『剛纔怎樣？』

曾起：『我一陣傷心，不覺把喉嚨梗住了。剛纔先生還叫門弟子到他跟前說：「拉開我的脚看，拉開我的手看，有沒有受傷的痕跡……」我們照先生的話，挨次的看了一過，果真沒有一點癢印。』

叔：『那是甚麼意思？』

曾起：『你聽！先生又接着說：「保重父母的身體，真不容易，好像身臨大河，腳踏薄冰一樣，常常須提防着墜落下去。從今以後，才可告於父母了。諸君，你們也得知道，父母愛子的心，無所不至，爲人子的保重自己的身體，不叫生病，不叫負傷；然後才能減輕父母的憂心；能減輕父母的憂心，才是行孝的第一步。」』

曾起說罷，只聽得屋內哭聲四起，走進去一看，孝心深厚的曾參先生，已終了他的天年。

孔子與曾參



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一月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七月

初版
再版

孔子與曾參一冊

定價大洋二分五釐

實驗用本
翻印必究

著者

湯鶴逸

校訂者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總會
平民文學部

陳筑山

趙水澄

林大椿

湯鶴逸

李勣

雷壻初

劉春

雷壻初

出版者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總會

臨刷者

攝華印書局

發行者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總會
石駙馬大街二十二號

